

MAR 24 1943

# 斯文

半 月 刊

## 第一卷第六期目錄

清孫馮翼四庫全書輯永樂大典

本書目鈔本跋

親故王義(續完)

健樂道中

報叔兄素綯書

鳴謙室雜纂

★  
★  
★  
★

詩錄

高柳橋

靈瑣詞

蕭熙羣

吳徵鏞

程會昌

韓亦琦

徐益棠

戴蕃豫

徐復

編主系學文國中 院學文 學大 院金  
國立北平 區 館 藏

# 清孫馮翼四庫全書輯永樂大典目鈔本跋

程會昌

清孫馮翼「四庫全書輯永樂大典本書目」一卷，墨格舊抄本。丙子新歲，歸省杭州，得之書肆。其書但依「四庫提要」鈔撮書名卷數作者，然時有謬脫，未一厥體。疑其未定之稿，人又據以傳鈔者也。今輒窮數日之力，以「提要」爲之重校一過。凡有增訂，皆規識之。聊增篋中一長物耳。

時逮晚古，率以蒐訪纂錄之業，爲開國新猷。假稽古右文之名，行焚書坑儒之實。而年代愈近，卷帙愈多，聚散無功，終以亡佚。「大典」「全書」，比比可推。考輯鈔「大典」舊書之業，全祖望實啓其端。蓋時寓王城，因李紱京侍親秘笈，遼事遂錄。其「鈔永樂大典記」有云：「取所流傳於世者，概置之。近世所無而不闕大義者，亦不錄。但鈔其所欲見而不可得者」。（鮑琦亭集外編）大旨若是。及乾隆朝四庫館開，朱筠奏請將「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爲書，而旨下亦但尙其「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啓牖後學，廣益多聞者」。（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上諭）與謝山之意無殊。及於今日，觀念懸絕，範疇亦廣。故館臣當日於四庫著錄「大典」輯本之後，稱：「菁

華已采，精粕可捐。」（大典提要）雙不免於時人之嘆點。「大典」一燬於明末，再燬於清季，今存卷帙，已爲贗謄殘齊。若干舊籍，原賴「大典」以傳；今「大典」云亡，則反復輯出諸書，略存面目，此亦空宗所謂因緣也。

初，館臣王際華奏曰修業，奉命詳校「大典」，鈔列遺呈，有「永樂大典採輯書目」，獨遺四庫存目諸書。又邵懿辰「四庫目錄標注」著錄「永樂大典書籍散篇目」一卷，云：「何子貞有鈔本，四庫館臣原輯。」今不可見，以臆度之，當即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諭所云：「據四庫全書館總裁將所輯永樂大典散片各書進呈」之散片所輯成，尙未經取舍之目也。其後繆荃孫作「大典考」，附「佚書目」，撫拾漸夥，間亦不周。近趙萬里又作「永樂大典內輯出之佚書目」，所采下逮今人輯書，並著其板刻，最爲詳備。共此爲五矣。皆小有異同。前修未竟，後出轉精，理固然爾。而此目獨不見各家著述。今據「提要」檢校四庫實收卷帙，或與「大典提要」所計小殊。「大典提要」稱：「真集成編者，凡經部六十六種，史

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存目不計。今綜核全書，則經部七十種，（較「大典提要」所計多四種）。七百四十七卷又存目九種，三十四卷。史部四十一種，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又存目三十七種，一百八十四卷。子部一百一種，（較「大典提要」所計少二種）。五百四十九卷。又存目七十一種，三百三十三卷。集部一百七十五種，二千四百一十九卷，又存目十種，六十七卷。大凡四部著錄三百八十七種，五千零八卷。（較「大典提要」所計多六十二卷）。又存目一百二十七種，六百一十八卷。合計五百一十四種，五千六百二十六卷。而馮翼敘此目稱「萬餘卷」，殆以意言之，初未及實較也。

馮翼，字鳳卿，瀋陽人。乾嘉間顯臣孫日乘德元子，耽輯佚之業，嘗刊「問經堂叢書」，多時人校輯古籍，已作十餘種亦在焉。與孫星衍善。星衍爲時老師，性喜獎掖後進，所至之地，士爭附之。阮元「孫星衍傳」。馮翼以資介公子從游，執禮甚恭，故尤多啓迪。嘗共董萊，（同輯「神農本草經」）。相遇在師友之間。觀其敘馮翼所作，或稱之爲弟，（說文正字敘）或稱之爲從子，（燕丹子輯本敘）或稱之爲家鳳卿

，神農本草經本敘）是其明證。其編此目，在嘉慶六年，正侍德元官金陵藩署，即星衍所稱「公在江南，清節彌厲」之日也。（孫星衍「孫日乘行狀」。）云居青溪寓館。青溪故兩朝勝地，寓館今不可考。

余檢碑傳諸集，瀋陽新志，俱無馮翼實事。訂遺疑，略如上述。乾嘉學術，如日中天，家和球羅，人競明月。馮翼小家之伍，宜其不彰，使無「問經堂叢書」，則身後寂寥，更可想見。此張之洞「答目答問」所以勸人刻書傳世也。然觀所述作，致力彌殷，蓋亦有意名山之業者，鎮記室品古詩，悲人代之其滅，而清音獨遠。今之視昔，邈遠未詳，然傷往之意，將毋同乎！余作「清代輯佚考」，發凡起例，既有年矣。而才短意奢，學如不及，重之俗冗沓沓，小言碎屑，所成才十之二三耳。夜闌攬此，良用撫然。

右跋丙子所撰。旋於「制言」見念靜菴先生一遠函遺書提要，知此目亦經收入，而先生之文，與拙作詳略且殊。年許在滬，輒擬以汪旭初先生之介，奉年諸益，因循未遑。比聞先生在三台主持東北大學東北史地研究所，發潛德之幽光。啓舊邦之新命，行見光緒以來日本人文化侵略下關於東

北史地之繆論，一舉而擴清之，固民族前途之大幸也。因不自揆，鈔取舊作，以實「斯文」。幸先生督教焉。

艾案先生所得鈔本，億與拙藏同出杭州抱經堂。蓋奮賈

每獲罕傳舊籍，輒以故紙多繕數冊，分別出售，藉獲倍利。馴使源流莫考，舛奪轉增，為可恨也。庚辰冬月，附識於樂山。

## 親故主義——一個中西制度的比較

韓亦琦 榮藻

基督教對於西洋的影響，就如何儒家對於中國的影響一樣。談到西洋文化而不注意到基督教，那是最大的疏忽！基督教本身是一種宗教，牠有一個上帝，耶和華，牠有一個救主（基督，或彌賽亞）耶穌，牠認為人是生而有罪的，人們要想脫離罪惡而得救，就得向上帝祈禱。上帝派遣他的兒子，耶穌，來到人間，並且把這「人子」的血洒在十字架上，來救世救人。人們假若努力的潛修，祈禱，不僅可脫離罪惡而得救，並可得到永生，走往那神治之邦。

基督教最初發源於猶太，她因襲着希伯來的正義，三福音的博愛，再加上希臘式的對於智慧之愛好，柏拉圖主義（Platonism）的薰陶，和東方宗教禁慾主義的滲透，經過了羅馬方式的組織，基督教就巍巍乎的出現于中古的歐洲，假若你走進了那直干青雲的哥德式（Gothic Style）教堂，置身於著色

玻璃的高窗之下，再聽到了悠然神往的風琴與讚美歌聲，撒演那浸洗、堅信、聖餐、懺悔、傅油、任職、婚嫁等七項儀式（Seven Sacraments）真有點令人感覺到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秘，到了十六世紀的初期，德意志出了一個農人之子的神學教授，登高一呼，把這西歐天主教大一統的局面，和牠的千年來的傳統搗毀了，推翻了，於是就演進而成爲今日基督教的形勢。

基督教不僅有很久的歷史，並且有極大的影響。西洋已往的政治、經濟、社會、學術和思想都與牠有密切的關係。就是今日的民主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蘇維埃主義，那一個不受到了牠的影響，正面的或反面的。傳教士聖保羅（St. Paul）主教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僧侶聖本立狄克特（St. Benedict），教皇格里哥里（Gregory），托鉢僧聖法蘭息思（St. Francis），十字軍十聖路易（St. Louis）

宗教革命者路德 (Luther) · 清教徒克倫威爾 (Cromwell) · 貴格派 (Quaker) · 教徒福克斯 (Fox) · 佈道者衛斯理 (Wesley) · 人道主義者福爾特耳 (Voltaire) · 解放黑奴者林肯 (Lincoln) 社會革命者斯大林 (Stalin) —— 他們這些人思想雖有不同，成就也各異，但他們都是從基督教倫理的傳統中孕育出來的。所以我們不研究西洋文化則已，要研究，對於基督教的認識是不可忽略的。不過從前在排外思想的環境中，有些人不屑去研究，而一般在中國的基督徒和教士們，又不從學術的立場去研究，至少有些人所研究的而不是我們所要知道的，所以弄得大多數中國人對於基督教不十分了解。今番不怕辭費，站在學術的立場，把牠而略的介紹一番，想讀者諸君不致嫌我囁嚅吧。

要想知道「親故主義」在西洋文化上的影響，就不得不注意到家庭在西洋文化上的地位；要想知道家族在西洋文化上的地位，就不得不注意到基督教對於家族所持的態度。基督教本身是一種宗教，牠有牠的組織，所以牠對於別的組織當然就不能一視同仁，尤不能像中國的儒家一樣，把家族當做牠的靈魂政治機構中的基層組織。不過家族是人類社會中一個極強有

力的團體，基督教在西洋文化中雖然極有勢力，也不能把牠完全抹殺。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就不得不把家族的意識滲透進牠的教義中，把宗教的關係，十足的家族化，並且還進一步的弱化家族的關係，使牠在宗教關係面前屈服，低頭。我從前讀西洋書籍時，遇到了天主教徒們稱呼他們的牧師為 Father (註一) 而牧師也老實不客氣的叫他們為 Sons，使我頗為驚異。到後來才知道這是基督教於無法抹殺家族關係的情況下，不得已把家族意識滲透進宗教的關係裏面去的。假若有人認為這是舊教的玩意，我們不妨把舊教共同信仰的教義來說明。牠們，新舊教，都認上帝是人們的父親 (Father) 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 (Son) 而一般的人類，也同是上帝的兒女。所以人類的彼此間不問父母子女，老少尊卑，站在宗教的立場上，都是兄弟姊妹了。這已經更進一步的把家族意識滲透進了宗教關係中，而將牠十足的家族化了。

基督教無論用什麼方法把牠的宗教關係十足的家族化，家族的勢力仍舊不可侮。基督教要想在社會上取得指導的地位，非得弱化家族關係不成，使宗教的關係壓倒家族的關係，至少在理論上是應當如此的。舊約創世紀中敘述人類的來源時，

就暗示着這是一幕悲劇。這已給家族一個難堪了。現在我們先談談這故事的內容：上帝將世界上第一個男人，亞當，用泥捏成功後，使其變成活人，並且當亞當熟睡的時候，上帝又從他的身上取出一根肋骨捏成世界上第一個女人，夏娃。他們這第一對男女，很快樂的住在果園中，常常可以見到上帝。果園中所有果實，他們都可盡量吃，只有一樣，上帝不許他們動。忽然有一次着了魔，居然犯了禁，吃了那禁果，他們就被驅逐出了福樂世界。夏娃開始覺得羞愧了，孩子們不久就出世，人類自此蕃衍，而人類的煩惱也自此開始了。人們自第一代受胎起，就因襲這不好的遺傳，人們是生而有罪的呀！這段故事，雖然是神話，而這段故事的主旨確在說明罪惡是與生俱來的，可是故事的作者，為什麼把人類罪惡的責任放在夫婦關係上？這種態度顯然與儒家的態度絕不相同了！我國儒家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至其極也，察乎天地」！你看這種夫婦關係是怎樣的被儒家重視。

假若讀者諸君，認為上面所舉的一個例，出自舊約，不能代表基督教真精神，同時故事的本身也僅僅說到了基督教對於家族的輕視，謹慎一點說，也祇能說到基督教對於家族的態度

不及儒家的那樣重視而已。所以我們要說明基督教弱化了家族關係，使牠屈服在宗教關係之前，必得要從基督教的最重要經典·三福音中，找出證據來，不然不能令人心服。在馬太福音第十章第卅四至第卅五節我們看到如下的話：

你們不要以為我來，將使世界安寧。我來，並不是使世界安寧的，而是使牠紛擾的。因為我來了將使兒子與他的父親不和，女兒與她的母親不和，媳婦與她的婆婆不和。

（註二）

這兩節不過指出了宗教關係的出現，將使家族的關係感到很大的紛擾，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廿六節，有更進一步的說明。耶穌說：

假若任何人到我這裏來，而不憎惡他的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和姊妹甚至他己的生命，他就不能做我的門徒。（註三）

在這幾句話裏，耶穌就赤裸裸的叫人拋棄了家族的關係，跟着他背十字架去，不過我們中國人，雖然信仰基督教，仍然無法擺脫我國的倫理觀念。所以中國的基督徒們，就把這段的英文原

If any man come to me, and hate not his father and mother, and wife, and children, and brethren, and sisters, yea, and his own life, he cannot be my disciple

翻成下列的一段：

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門徒。

他們不敢把「Hate his father and mother……」從正面直譯為「憎惡他的父母……」，却委婉曲折的從反面把牠譯為「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了，從這一點看，不僅說明了中西倫理觀念之不同——雖是中國的基督徒也還是如此——同時還更足以證明基督教，的確，想弱化家族關係，使牠屈服在宗教關係之前。

現在我想拿聖經裏面的兩句話，來結束這一段文字，新約約翰第一章第五章上說：有了兒子的人就有生命，沒有兒

子的就沒有生命。（註四）

最初我讀到了這兩句的時候，不禁啞然失笑。中西兩方——尤其是以往的人們，他們生在兩個極不同的社會中，却極端的共同信仰這兩句話，這不是文字在播弄人麼？假若你能把中西兩

斯文半月刊 第 卷 第六期

方，對「兒子」這一名詞的涵義弄清楚了，你就可見到儒家和基督教對於家族所持的態度之不同了。基督教想以宗教來壓倒和代替家族，而儒家却想把家族宗教化。如何以宗教壓倒來和代替家族？前面已說過了。如何把家族宗教化？留在下面再講。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立即提出來說：這就是這兩種極不同甚至有時極相反的制度，相遇後將要發一種什麼現象。

基督教在唐朝已傳入中國，稱為景教，這時所傳入的，是基督教在亞洲的一個支派，叫聶斯托里派（Nestorian），而非天主教。後來因為唐武宗尊崇道教，罷黜其他各教，所以景教也就消聲匿跡了。到了元朝，天主教隨着教皇尼古拉司第四所派的使臣約翰（John of Monte Corvino）傳佈到中國。元朝亡了，天主教也絕跡了，唐元兩朝基督教的傳入，對於中國社會並無多大影響，所以也就無關重要。等到東西航路溝通以後，基督教又捲土重來。

十六世紀初葉，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革天主教（Catholic）的命。天主教於穩定戰線之餘，要想隨着新航路的發現，另闢新教區，以彌補在歐洲的損失。耶穌會（Jesuit）要算其中最有力的一個組織了。一五八一年（明萬曆九年）意

大利人利瑪竇 (Matteo Ricci) 繼着耶穌會東洋布教長方濟各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的未竟之志，來到中國，傳佈天主教。他和他的同道一方挾着西方的天文曆算之學，和銃砲之術，做他們的敲門磚，一方又不反對教徒祭天敬祖，所以利瑪竇死後，天主教會經遭遇兩度厄難，但不久就恢復原狀了。第一次厄難，在一六一六年（萬曆四十四年），因為南京禮部侍郎沈淮等，以其爲夷教，以其犯大明律「私習天文」和「私家告天」之禁，向明廷奏請嚴禁，朝廷竟准許了，基督教於是遇到了第一次厄難。過了六年天主教靠着從前介紹西洋科學的力量，得了徐光啓等人的調解和保護，教禁才取消。第二次厄難在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中國的曆算家楊光先，攻擊西洋人所推算的曆書，說他們把那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交會弄錯了。主持這事的西洋人湯若望 (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幾乎弄到一個凌遲碎割的處分。天主教這時，當然也受到一個嚴重打擊。但是楊光先的技術並不高明，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因爲推問事，狐狸尾巴漏出來了，他也幾乎見閻王。天主教又借着科學的力量，重新恢復了。西洋人南懷仁 (Ferdinandus Verbiest) 代替楊光先官居欽天監。楊光先後來秋審

時緩心，並且改了充軍的處分，不久又遇着大赦，重回故土。他老人家當然舊仇不能忘，寫了一篇「不得已書」，大罵天主教爲西洋邪教，指出他們曆法，陰行其天主教於中土，窺探大清十三省之形勢，其志不在小，萬一竊發，百餘年後，將知余言之不得已也！可是這次他却承認他的曆法不行了。他這篇言論，並未發生多大影響，因爲這次曆法事件，和明末的教禁事件之所以發生不過因着基督教是一個與中國舊制度不同的一種制度而已。不久以後，天主教徒們都藉着他們的科學知識，取得執政者的信任，恢復了原有地位。尤其重要的，在這時基督教並未違反中國幾千年來祭天敬祖的傳統習慣，要不然科學知識再好些，總敵不過那幾千年的傳統觀念，基督教一定要受到極猛烈的攻擊。

不幸的事，果然來臨了。因爲爭奪在教權，托庇於葡萄牙的傳教士，爲法國支那會社的教士，和西班牙的度明尼克會 (Dominican) 的教士所攻擊，說他們「對於中國之教義寬容，以求彼一身之榮耀，而賣基督教」。教皇英諾森第十 (Innocentius X) 開始懷疑利瑪竇以來所採取的辦法了。（一六四五年）雖然繼任的兩位教皇，亞力山大第七 (Alexander VII)



和英諾森第十一，並不以以往的辦法爲錯誤。到了一七〇四年，教皇克勒門第十，因爲南京主教墨克羅的呈奏，決定派鐸羅（Tonino）帶密旨到中國來，嚴禁教徒崇拜祖先，不許用「天」之稱號。鐸羅到了中國，看見中國家族觀念如此之深，覲見清聖祖（康熙）時又見清帝的意見又和教旨如此的不同，所以不敢把密旨發表。這時墨克羅已被迫返國。鐸羅至此（一七〇七年），就以自己的名義，發布嚴禁教徒祭天敬祖的命令。清帝大怒，就把鐸羅捉到後，送給葡萄牙人去監視。葡人嫌墮在心，當然把他毫不客氣的關起來。可憐的鐸羅，竟在中西制度的嚴重衝突之下，病死在獄中。

一七一八年教皇克勒門宣布伊克司伊拉得伊（Ex illa de）教令重申前禁，並且派教使嘉祿來到中國嚴厲執行。教使到中國後，看到實際情況，不得不通融辦理。教皇極不滿意。到了一七四二年教皇本立狄克特第十四（Benedict XIV）又將舊事重提。這時清聖祖已因着陳昂（一七一六年）和楊琳（一七一七年）的奏疏，嚴禁天主教，清世宗即位（一七二三）後，也依着滿保和孔毓的辦法，把各地教士送到廣州和澳門去安置，天主堂也改成了公廨。

這一期的衝突，和第一期完全不同。第一期的衝突不過因着中西制度的不同，而引起我國人士的攻擊。問題既不大，所以能以教士們帶來的科學知識來解圍。到了這一期，衝突的原因，已經不是中西制度不同的問題，而是中西制度相反的問題。這問題的中心，當然是指着儒家與基督教對於親故王義所依附的家族，所持相反的態度而言。因爲態度的相反，竟把在中國的宣教百餘年，教堂百餘所，教徒十萬多人的天主教，嚴禁了。這可見制度後面的指導原則，牠的力量是如何的偉大！

十八世紀的世界，已不是十六世紀以前互相隔離的世界了。從前的宗教事業，一被禁止，就無以爲繼。唐元兩朝基督教傳教事業的中斷，很足以說明這時隔離世界的情況。十六世紀而後，世界航路暢通，商業也極活躍，一時的嚴禁，斷不能阻止基督教之捲土重來。一八四二年，英國的大砲終于擊毀中國閉關的鎖鑰。基督教更藉着堅船利砲，深入中國。中西制度的衝突，已轉入了嚴重的第三期，不過這期問題，無論牠如何嚴重複雜，親故主義所依附的家族問題，還沒有失了牠的重要性。你看洪秀全假藉上帝會的組織，幾乎推翻了大清帝國。大清帝國之被推翻，本引不起中國人的反感，可是你要在這時拿基

什教的思想打倒儒家的倫理觀念，却要遇到最嚴重的打擊。要是從當時以保衛儒家倫理思想的人物——也就是所謂名教中的代表人物，曾國藩，他所發表的討賊檄中去看，就可看出他攻擊洪秀全最激烈的一點就在太平天國破壞儒家的倫理。大清帝國的存亡問題，他倒並未提出，更不成其所謂嚴重問題了。檄文裏面說：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識字者又焉能袖手旁觀不思一爲之所也！

洪秀全終於被這些保衛名教的戰士打倒了。可是基督教的勢力，反因着外人勢力的伸張而伸張。中西的衝突，愈演愈烈。清末的教案，也就層出不窮。湖南、貴州、四川、江西、天津、

揚州、各處都有排教的舉動。他們當時所提出的攻擊理由，說中國人吃了教，（一）有吞九藥領銀三次之舉，（二）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三）其病終有本師取目睛之事，（四）有掃除祖先神主之事。（註五）吞九領銀，本師取目，恐怕是因隔閡而起的誤會，男女共宿一堂，却因中西倫理之不同而發生的一種錯誤觀察，這已經使當時的人們看不慣。掃除祖先神主，道地的，觸着問題之中心。所以屢次教案的主動人，差不多都是那些保衛名教的教士，士子。這種衝突，愈演愈烈，一直演到了拳匪之變，才因着西方的武力，強迫的壓抑下去。可是基督教對於家族的態度，中國人到底不贊成。一直等到五四運動時，孔家店被人打倒後，家族倫理問題，才失其重要性。你看親故主義所依附的家族觀念，盤踞在中國人的腦裏深不深！親故主義之所以在目前中國的政治上造成如此的惡果，而未在西方政治上發生同等的影響，是有其必然性的。我們假若把中西文化後面的指導原則，和雙方文化接觸後相激相盪，相排相拒的經過看一看，就可瞭若指掌了。

十一月七日於成都金大新村

註一 此處 Father 若譯爲「神父」，就有點不當，不如不

譯爲「不然」，下面的 *zone* 若譯爲「帶子」，豈不是笑話。

註二和註三 此兩條譯文，都是我自己譯的，未用中文聖經中譯文，譯時頗費周章，花了兩天工夫，翻了好多字典，找了一位對基督教神學有研究的牧師郭中一先生，和一位主持金大英文系的西國教授方衛廉先生，才算把這兩條譯成。他們都勸我不要把 *note* 一字的原意曲解，或弱化，尤其方先生是如此的

## 健 樂 道 中

自大涼山最後餘脈五指山而北，廣野平曠，迥異山南。沐川河南岸，阡陌相望，炊烟萬家，丁口夥頤，殊有劃分縣治之必要。北越蜂門山，遂入健爲境。蜂門，脚夫謔爲風屏，志稱山勢開閣，行旅往來，僅通鳥道，爲健屏分界者是也。余於山間爲雨所困，衣被盡濕，脚夫又爲病阻旅舍，置箱籠於荒店，與胡君良珍等趕宿于九井窠聯保辦公處，飢寒中宵，不能成寐，爲此次旅行中可紀念之一夕。幸近平道路安靖，行李未失，次晨即安然就道。

自九井窠至清水溪，道途平行，步行之速倍增，不二小時即達溪岸。溪爲馬邊河下流，自屏山梁丁場而東，改稱今名者

主張着。因爲這是西洋經典，所以我就決計根據四人的解釋，將 *note* 譯爲「憎惡」，並且放棄了舊譯。甚矣哉，譯學之難也！

註四 此節採自美國最流行的 *Good and bad* 譯本。

註五 見魏源海國圖誌。據中國近代史專家陳恭祿先生言，七七事變前，南京國學圖書館存有當時攻擊教習之揭帖，惜未能一睹，未識其安然存在否？

## 徐益棠

也。在上流距此八十里，有黃丹鎮，產煤特盛，均由此輸出，故市面繁盛，頗類商埠。河水澄清，橋帆如林，人家臨河，頗似江南，而遠山一抹，淺黛似眉，自河舟中望之，殊不減在首都玄武湖上也。清桐城張曾敏有詩曰：「清水河邊柳眼開，漁人家住碧潭隈，扁舟一放垂揚岸，尺半銀鱗入網來」。惜未暇嘗此尺半銀鱗，即匆匆北行。

自清水溪北行至健爲縣城，僅二十里，路寬廣，如行人力車，僅一小時。余等於到達健爲時，在午後二鐘。脚夫等均不願前進，乃宿廣仁醫院寄宿舍，清潔幽靜，亦可稍慰昨夜不寐之苦矣。

宿舍瀨西城，乃拾餘暇作小游，訪資聖寺，聖泉，龍池公園，丁字橋，橋爲王麟生團長所築，以供中小學生課餘游息者也。王麟生駐蹕時，以柏賈寺廟公產爲地方所惡，今乃有此雅事，與十九年進襲大涼山黃茅變，編羅民爲保甲之武功相映成趣，亦可謂四川軍人中之健者矣。

出北門十五里，至隆興場（唐壩），早餐。又五里，至糖房溝，乘小船渡岷江，江流湍急，江水衝激岩石，礮作聲甚巨，船每被風吹近石側，船夫以巨篙尖抵撐之，石上小穴似蜂巢，多至千數，均深入數寸，有時篙尖深陷不能起拔，船身側盪，乘客相率驚呼。一小時餘，始衝浪過彼岸，有脚夫登陸助船夫拉繩行水程五里許，至沙嘴，乘客均登岸，行卵石道約數里，登石馬關，又十五里，達金粟鎮（唐子場）。市甚繁盛，且逢場期，街道雜沓，遂於街尾一小店中午餐，夫頭老陳病不能興，乃另雇一人代之。

出場五里爲金粟橋，橋下有溪，兩岸有山，遍山叢桂，當秋開花，香氣襲人，爲縣境八景之一。自此以北，淺山小坡，面臨大江，江岸大路，可駛車馬。道士觀左近，正在築路建廠，規模宏大，工人千百。山上濃陰內隱約見西式小屋數十，自

山麓拾級而上，在壑井然。時見採京滬甬口晉之少年，輕裝革履，緩步其間，亦有騎驢車疾駛而過者，飛塵陡起，如烟霧馬。

既至寺龍場，少息，場在五通橋之西南端，乘小舟沿江而北，東爲四望溪，西爲竹根灘。四望溪山水清秀，山坡有公園，溪上有小橋，楊柳隨水，竹籬繞花，風景之美，爲沿途第一，即健爲八景，恐亦無有勝此者。小詩數章附記於此：

江邊樹影正婆娑，時有輕車駛渡過，驚起蘆中雙宿鳥，覓巢只恨夕陽多。

羅篋白屋已成街，山上人家不打柴，拋却斧頭換鑿，石工也是好生涯。

清波十里橫橋影，對樹千章綠到際，紅蓼岸邊人上下，吳儂不改鄉音。

停舟十百無人問，端坐蒲公自吸煙，不是生涯長似此，東山夜月未曾圓。

風光應不讓西湖（成句），夾道清流兩岸花，江上酒生意淡，秋來可有好葦鱸。

乘小舟西渡竹根灘，灘爲岷江中小島，兩支流東西夾持，

東通五通橋，西通西壩場，十字街貫穿島中，市容甚盛。由島之北端復渡楊柳灣，沿江岸北進牛華溪，坦途廿里，鹽井萬家，村落連綿不絕；日已在山，而行人猶往來不絕，時有某女子

## 報叔兒素絢書

四月九日 手書。五月十三日到平，桑梓情況，藉悉端倪

讀前兩後，彌堪疑慮，長夜方永，更不知昃伊于胡底也。近于閒暇取駢體文鈔爲劉孔諸子講述，輒有筆記，已成講疏十餘篇，雖無關宏旨，固賢于博奕。今之學人，皆有所蔽；初聞駢體文鈔之名，皆目爲腐舊，逮易名詔之曰：此漢魏六朝文選也，則又欣然，斯莊周所謂名實未虧，喜怒爲用，此一蔽也；僅見書名，未究全書，惡之者伸然詈之，好之者闐然譽之，斯謂未成乎心，先有是非，此一蔽也；用某某氏說疑古辨古事，於某某氏之說從不致疑；因尊信某某氏說之故，而于某某氏一切皆信之，此一蔽也。惟此三蔽，今之少年，多不能免，甚且變本加厲焉。來示謂元史史論深切事理，多不可易，誠爲至論。然樓異文，猶有遺。諸史序論，最善後漢六夷以下諸篇，每百讀不厭，雖范氏自設亦云：「吾傳論，皆有精意

小學師生百數十人正在道中謳歌互答也。抵牛華溪，天已晦暝，下肩輿步行，黑暗中積灰白色路影急行二十里，抵樂山對岸，篔子街時，滿江燈火，燦爛如晝。渡江入旅舍，夜眠甚酣。

## 戴蕪豫季鐔

深旨，——至以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洵篤論也。昭明文選僅載其皇后宦官諸論，豈非華而失實，抑碩果固不食邪？唐後史論，溫公正閭最高。世人推崇乃在歐氏五代史，意深不以爲然。歐氏傳每席常冠以嗚乎二字，正是效襲史公，得其精粕耳，以五代史而上擬太史公書，所謂麒麟之與跛履，蓋亦不自量矣。士衡辨已，令升晉紀總論，規撫過秦，深中窳窳，可謂文質彬彬一乎尹旁達者也。後世史家，鮮能嗣音，晉書諸論，失之浮華，魏徵之作，抑又下焉，宜范氏高步閭視，獨美千秋矣。殷代祭禮考一文，將收入文化史論叢中，不另刊行；頤和園詞箋證，最近可發表，並以奉聞。卽誦 筆禮堂謹上

# 鳴謙室雜纂(二)

徐復

## 留侯祠

經留壩至廟台子，爲漢張留侯家祠，祠在紫柏山上，松林綠竹，彌望青翠。祠中有留侯殿，入口處揭中州宋永興題「英雄」二字，高七八尺，雄壯異常。前殿題詞極多，記其一聯云「前承齊尚父，後啓武鄉侯」，如其身分。正殿有張良塑像，題詞有：「相國神仙」，「大業昭垂」，及「壯士奮揮椎，報韓已落秦皇膽；大王煩藉箸，榮漢終函項羽頭」等。其它碑亭矗立，不可殫記。又像前可求鐵問休咎，其詞以漢廷君臣榮辱之事擊之，尙有雅緻。

## 寧夏

西北邊防，惟寧夏水利獨饒，更有賀蘭山爲之屏藩，四塞險固，可戍可屯，縱展平原，其形勝實冠於甘青等省。寧夏府志曰：「漢代瀕河置戍，關輔緩急，視此地之安危，西魏以迄隋唐，亦以靈州爲關中之捍蔽。唐開元中，建朔方節度使於此，士馬強盛，甲於諸鎮。肅宗憑此以成中興。明代蒙寇，闖入

河東，往往取道於此，其形勢之要如此」（見朔方道志引）。徵之往事，可知當務之急矣。

次金積董府，或問扁額中有名者，不見字著，其香義云何？余按此俗珮字，珮本佩玉之後起字。此從佩玉，省巾，故知爲珮也。

## 奮鬪菜

五原軍隊，富有刻苦耐勞及積極殺敵之決心，其地政工人員，亦能與士卒同甘苦，有特殊之表見。其日常食菜，雜粉條豆腐合煮之，謂之奮鬪菜，以粉鬪豆諧音。

## 青海

青海之名，昉於後魏。其初堯叟所言疆理，但謂：「宅西，曰味谷。」自後則有西零，先零，先零水，鮮水海，西海，青海之稱。古者西先鮮青，皆屬一聲之轉，同受名於西矣。

哥舒翰紀功碑

葉昌熾語石卷二：「唐臨洮哥舒翰紀功碑，在今狄道州，僅有下截，殘缺亦如半段槍」。復按碑現存臨洮縣城中北街，上截剝蝕存十四五字，下截亦僅存四十九字。其中如「……之德，施化俸天墜（疑當作墜，簡文地字），經綸象雲雷。日（碑作日）月所臨……惟犬戎種落猖狂，保聚山谷故聖王……□□（疑是申字）約言，載……□□（似武字）有七德，今則過之，而□□（疑是頌字）聲無聞，何……」，尚有句度可尋，自餘則不可理矣。

楊椒山字蹟

臨洮城外，有楊椒山祠，在東山上。祠中有公書「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十字，有謂非公真蹟者。余嗣在城中得見公所書「賞心况有樽前客，忍負春風寂寞還」，及自署「椒山」十六字，則為喻光容移勒於石刻者。喻並有識語云：「忠愍墨蹟，隴右所存，偽者甚夥，蓋皆慕公忠直，敬而為之。而藏者雖明知其偽，不忍棄也。空得斯幅，橫漫滅太多，惟此十四字，神韻猶完。校與向所得諫馬市劾嚴嵩兩疏草之遒勁無異，斷為真蹟，用付貞珉，俾公同好。後之觀者，尤須於筆墨間尋釋

，則可想見公生平行誼矣」。石刻現存縣圖書館中。

四套槓

寧夏訓練軍隊，自入伍起，必須練習跳溜，爬城，翻槓子等功夫，在術科中間，佔重要之部門。嘗觀其翻槓子，用力全在掌握間，身不貼槓，直上下左右回旋，有連轉至四次者，其俗謂之四套槓，十人中惟一二人能之。

枸杞

寧夏中寧縣產枸杞，土名紅果，以其色紅而甜，故名。食之益虛，為滋補上品。按本草經云：「枸杞，一名地骨，一名地補，服之堅筋骨輕，身耐老」。顏氏家訓養生篇亦云：「鄴中朝士，有單服枸杞得益者」。

在西寧塔兒寺，吃西藏糌粑，按亦稱饅，以青（藏人

謂之大麥）炒熟磨粉，加牛茶酥油，以手捏和食之，味略酸，加糖則解。與吾蘇所謂大麥粉（亦稱麥勃）者亦相類。

蘭州語

蘭州謂人之粗魯愚鈍者為沙鍋子，詢之其地土人，亦所未詳。

# 詩錄

## 題錦江畫青城山

高柳橋

岷山峯數百。第一是青城。疊翠晴翻浪。懸流雪有聲。君能拈筆畫。我豈以詩鳴。莫怪丹梯絕。乘驛上上清。

## 宿上清宮

洞天開闢有。聽說甯封家。盤剝天師粟。杯分鴛井茶。白鴈比青使。乳酒是流霞。不作滄江夢。山窗月已斜。

## 商五卜居揚雄洗墨池畔招飲

卜隣揚子宅。硯水不曾枯。欲買猴爲僕。先囚龜作俘。雕蟲甯小技。投閣晒通儒。歸計君休問。提壺正勸沽。

## 游峨眉深雨洗象池小飲蕪醉

袖拂雲峯濕不開。天風吹雨過山來。老僧親出包蘆酒。醉待靈猿摘果回。

## 錦江晨得櫻桃詩寫小幅且隨晚飲歸來復爲作怪石秋色報以二十八字

半醒何如爛醉難。盡驅萬恨出毫端。秋花石底誇顏色。不及櫻桃夢裏看。

## 秋日夜幼平汪園留飲談話至夜分晨翌送潭秋歸并研

蕭熙羣

人生識字憂患始。東坡句燈前感唱語夜深。辦肴沽酒供談笑。不覺依依別緒侵。傳座新詞不延譽。謂有鬼氣陰森森。曲沼不波抱月冷。低簷霜重死蟲吟。意悲語煩惟有歎。流觴迴眄儘勸斟。韶年輕擲難爲惜。憂思長擣若爲礎。足惜此日嘗旨酒。已知佳興未可尋。絲管留人彈中屋。揮手送君箭中心。不辭別後轉寂寞。閉門詩句久吟情。



詞錄

靈瑣詞

吳徵鏞

夜半樂 遊頤和園

畫廊淡淡斜照。中消白髮。吞淚還相語。道勝日繁華。佛香深處。袖羅映雪。老駘云。孝欽后對雪。常著羅衣。

鏡籠罩水。又云。夏夜長廊外懸巨鏡。光滿湖。更開高館聽鷓鴣。沸天歌舞。漸忘却芳容易風雨。到今冷意滿眼。

寂寞宮花。瘁凋堤樹。阿閣下尋常人家移住。濕螢椒壁。縣蛛繡帳。殿楹古瓦松乾。暗穿蒼鼠。聽簷角金鈴韻酸楚。佇久空恨。戰鷓輕迷。海東烟霧。竟萬疊胡塵亂隨步。倚銅犀長嘆事比荊駝苦。歸騎緩轉首面明路。噪雅頽柳邱原暮。

木蘭花慢 將去舊京飲中央公園酒肆作

漸鈴駝響寂。有殘燕語留人。對落日宮牆。凌雲壇樹。獨引離尊。金盆薦將膾玉。問此中可有液池鱗。倚醉纔拋事往。聞笳又惹愁新。明晨。古道起黃塵。心怯駛飄輪。想斷襟零袂。杜鵑聲裏。行過天津。如銀舊京月色。阻關山長遣夢相親。只恐銅仙去後。連宵怪雨幽雲。

燕山亭 過豐臺

輪轉空雷。窗納暗塵。幾疊征車東去。孤驛解鞍。滿日生悲。南客易忘驕暑。淡日無言。對千帳誰家旗鼓。凝佇。怨灑木昏雅。也學胡語。春逝還不多時。怎斜徑都迷。柳塘花隴。明年芍藥。縱有殘枝。知他避愁何處。望極觚棱。猶自繞亂山無數。歸路。又萬里沉沉天暮。

賈善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目錄

新書序

中國古代樂舞漫談

唐代山水畫漫談

蒙古新疆兩地考古經過

隴岷日記

浪口村隨筆(三續)

冰廬讀書隨錄(三續)

釋史齋雜鈔(三則)

第一卷 第四期目錄

左傳國語原非一書證

三國志吳志補山越傳

太宗皇帝實錄讀後記

儒墨關係考

瀾滄山探險記

浪口村隨筆(續)

冰廬讀書隨錄(續)

釋史齋雜鈔(續)

編輯者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

(成都華西壩)

姜繼剛教授著

社會哲學(進化與進步)

華西大學文學叢刊之一

發行華大文學院每册八角

斯文半月刊條例

- 一、本刊由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編。
- 二、本校各院系教職員畢業同學及校外同志之稿件。皆所歡迎。
- 三、本刊範圍略以文學，史學，哲學及社會科學為主，內容約分通論，專題，書評，劄記，遺著，通訊，詩文等項。
- 四、稿件文言白話不拘。字數最多以一萬字為限。須謄寫清楚。並加標點。(如有專著在萬字以上。當分期發表)。
- 五、來稿經登載者。酌以本刊為贈。
- 六、本刊定於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份暫定價二角(郵費在內)

編輯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發行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成都華西壩)

電話：二二三三號

印刷者 蓉新印刷工業合作社

社址：外南國學巷

代售處 本埠及外埠各大書局

本刊正在呈請登記中